

新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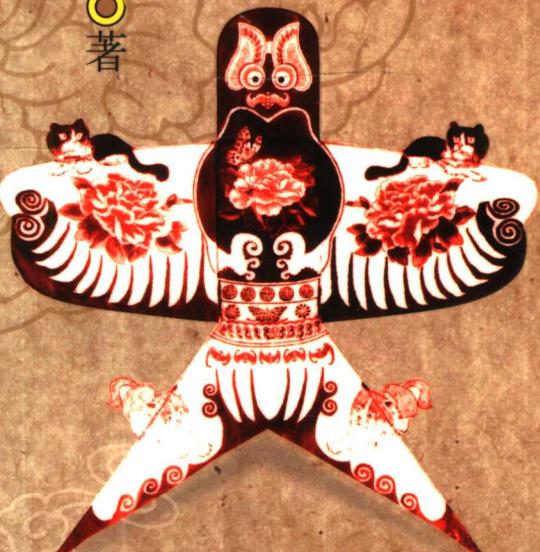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老行当之谜

老夫说老丛书

文艺娱乐行：梨园弟子满天下 一声尺木乍登场

工匠农业行：沽酒人归春渡寂 山花吹满樵人路

作行店铺行：裁红剪绿费精神 金刀割处玉无瑕



聂鑫森◎著

老夫说老丛书

中国老行当之谜

聂鑫森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老行当之谜 / 聂鑫森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
2007.1

I. 中 ... II. 聂 ... III. 职业 - 简介 - 中国
IV. D66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672 号

部分图片提供 readfoto

部分图片摄影 窦欣平

中国老行当之谜——“老夫说老”丛书

责任编辑: 黄珊珊

装帧设计: 兆 远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apub.com>

邮 编: 10004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24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7824-7

定 价: 33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312) 2838225

听老夫说老（代序）

野 莽

读书人说，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。那么读朋友的书，是不是尤其的快乐呢？当然是的。因为手里面捧着这一本书，读着读着，冷不丁儿，字缝里就会冒出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人的影子，却是一脸的严肃，说起话来字斟句酌，跟前不久两人在馆子里喝酒时的嘻哈态度很不相同。于是你就会快乐得不同凡响，合上书页，立起身来，说声好你个某某某，你还有这样的一手，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弄来的？

这五本书的作者，曾经被我戏称为三耳先生，他的文章却一如他的品性，诚实本分得很。南方古楚之地有一条灵秀的湘水，自娥皇女英开始，流至今日，流出过无数的风流人物，三耳先生乃在其中。此老夫子姓聂，名鑫森，又是三两黄金，三棵嘉木，仰仗着比常人多长了一只耳朵，常人中有聪者可以耳听八方，若用数学演算，他则以一点五倍的功能可以听到一十二方，随风入耳，所得故事于是比常人要多得多。他会写字，会作画，会下棋，会鉴宝，会做诗词散文和古色古香的小说，还会……所会的东西大约是很有些超标了，身上的肉便成了反比，瘦壳壳的一个架子，俗话所说的满肚子学问，他却连肚子都是瘪的，学问都潜藏在骨头缝里。

猪年将临，聂老夫子又喝了一点子酒，心血来潮，一揽子献上五只可爱的小猪崽，如同奥运会上的五个小福娃，听我召唤，聚成一丛，赐它们一个名字叫“老夫说老”。在这斑斓新潮的年代，这五本书居然固执地不赶时尚，书中内容与目前的高科技全不搭界，说的都是老话，老古董，老房子，老行当，老书画，老节庆，倒是跟那些子怀旧的人，有考据癖的人，兴趣广泛的人，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，有事没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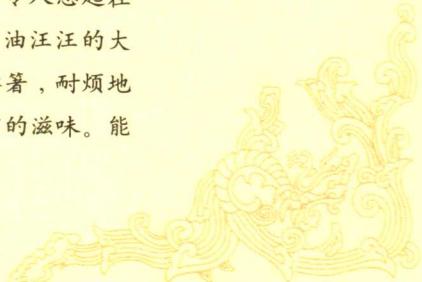


都要到潘家园和琉璃厂逛一逛的人，人说是游手好闲其实是手在游而心不闲的人——跟他们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。

改称聂老夫子，最初并不是我，而是他同饮一江湘水的乡党，同样能写会画的何立伟，人称伟哥，做了长沙市的文联主席，手下又唤他作何大官人。何大官人状其聂老夫子的勤劳与智慧与惊世的才华，不屑用比兴的手法，却只讲他年轻时的一条事迹，闻者无不咧嘴。说是20世纪80年代，有两个人在橘子洲头打赌，一个说，中国的文学刊物上每月都有聂老夫子——那时候还是聂小伙子——的名字，另一个不相信，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二人便搬来一堆杂志进行检验，结果发现有一个月，那堆印刷品里终于没有了他的名字。后者正要取胜，前者指着下期的预告说，这不是聂鑫森这是哪个？

这是一位贯穿中国新时期文学始终的湘军老将。上世纪末，称雄文坛的湘军将领有的战死沙场，有的远赴美国，有的流落到了祖国的天涯海角，只有这个聂老夫子举着一柄永不卷口的宝刀，呷辣椒，嚼槟榔，死守湘土，贫贱不移。做了湖南省作协的副主席，也不到省府长沙报到，却在湘潭与株洲之间来回地徜徉，交了一个个江湖的艺人，淘得一桩桩尘封的往事，然后躲进无暇居里，一手抚着紫砂壶，一手以炉火纯青之笔，做出一篇篇稀奇古怪的文章，让天下人来共赏。

读书是人生的一大快事，这个快并不是要读得快。享用好的东西必得慢条斯理，悉心领会，譬如美食、美色、美音、美景，又特别是美文。只有方便面和感冒胶囊的说明书上，才教给客户速战速决。聂老夫子的笔下，自然都是绝美的文字，用语清丽而雅趣，状物别致且从容。它令人想起在肥猪全羊的邻桌，另还有几碟子熊掌、蟹黄、鱼脸、凤爪，与油汪汪的大肉们扯开了距离。三几好友，对座小酌，行毕了酒令才轻轻举箸，耐烦地捕捉，细腻地品咂，关键时半闭上一对眼睛，体会那妙不可言的滋味。能够读入这样的境界，这书才算是没有枉读。





然而，这样的好书却不能复习了去高考，所谓玉颜金屋，粟米车马，书中一概是没有的，这就又达不到古人好心的担保。不过再然而，假若是一个读过这类书话的年轻人，约了漂亮的女孩子去听戏，除了一个劲儿地把饮料往嘴巴里灌，还会说出生旦净末丑以及他们的唱腔韵白，伊将成为他的堂客的可能性，就会翻上几个跟头。凭着所学的博识再去应聘，胜出聘友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，往后想过食有鱼，出有车的小康日子，就不用弹铗而歌了。还往好里头说，万一能在文化、艺术、建筑、博物之类的馆舍谋上一个官职，读了这五本书后，讲起话来不失其格，做起事来略懂常识，未来的发展道路，必定不是很狭窄的。

聂老夫子之子，名叫聂耶，比他三只耳朵的博古老爹又多了两只耳朵，被我叫做五耳公子，今夏虽然以头名考中武职，却仍要继承文的衣钵，目前的佳作已经满天飞，能够为野莽叔叔写评论了。文武双全，端的是风云三尺剑，花鸟一床书，个中成才的道理，自然与其父不无渊源，家风熏染，根正苗直，小时候才会没有泡网吧打游戏机的雄心壮志。要说读书有用，这至少不能算是无用的罢。

说到三尺剑，上月的全国作代会上，聂老夫子果然背了一把青锋宝剑，远渡湘水，来到京城，受西子湖畔一位朋友之托，转交于我。与会代表分中央与地方，隔区住在两家饭店，我却为了听他面授葵花宝典，当夜违规与其同居一室，不料在宾馆服务生送来的京报上，他的贺会丹青被我看个正着。聚而复散，谈兴未已，别后不过十数日，又收到从南方飞来的《紫萝燕子图》，诗画书印，堪称四绝！忽然屈了手指在暗中数着，当代活着的中国作家里，似这样博艺多才的人已经是凤之毛，麟之角了！

所以便成了稀物，所以要挑灯夜读，所以，我写了以上的几句话，是谓发乎真情。



丙戌年冬月十二日夜匆于北京听风楼

目 录

- 梨园弟子满天下 / 2
京剧名琴师 / 4
京剧名鼓师 / 7
戏园票头 / 9
唱大鼓 / 12
一声尺木乍登场 / 14
道具店 / 16
一曲清歌一束绫 / 18
精工神思付紫毫 / 20
制墨兰麝香 / 22
印泥入目红 / 24
写对联 / 26
微雕核舟 / 28
精艺见竹刻 / 30
刻葫芦 / 32
制壶炫紫砂 / 34
画 像 / 36
扎狮头 / 38
捏面人 / 40
三分画 七分裱 / 42
磊石大师 / 44
说相声 / 46
舞 女 / 48
琢砚见匠心 / 50
书画擅平生 / 52
刻印章 / 54
刻 质 / 56
灯彩照人间 / 58
刻铜墨盒 / 60
刻碑手 / 62
雕印纽 / 64
巧样风筝上青云 / 66
岁种金鱼以为业 / 68
剪 纸 / 70
揉铁作画 / 72



文艺娱乐行



作行店铺行

工匠农业行



目 录

- 锤声动天地 / 76
- 终日执柯以伐柯 / 78
- 烧炭工 / 80
- 拉纤过险滩 / 82
- 顺风宰相逆风猴 / 84
- 黄昏饲蚕至深晓 / 86
- 沽酒人归春渡寂 / 88
- 红蓼滩头泊钓船 / 90
- 淘金大江侧 / 92
- 狩猎之歌 / 94
- 千里搭凉棚 / 96
- 鲁班的传人 / 98
- 额灯葡萄漆为肤 / 100
- 打井和淘井 / 102
- 点灯照夜明 / 104
- 山花吹满樵人路 / 106

- 做皮蛋 / 110
- 酿酒扑鼻香 / 112
- 金刀割处玉无瑕 / 114
- 发豆芽 / 116
- 配眼镜 / 118
- 古旧书铺 / 120
- 纸扎冥器活生生 / 122
- 锤落弓响弹棉花 / 124
- 裁红剪绿费精神 / 126
- 刻意盘剥的典当业 / 128
- 供人食宿的旅馆 / 130
- 并非易事说“跑堂” / 132
- 织席铺素云 / 134
- 巧手编竹帘 / 136





目 录

- 伞韵悠长 / 138
 一扇引清风 / 140
 我亦同崇甘苦味 / 142
 茶博士 / 144
 馒头与包子 / 146
 涮羊肉 / 148
 刨镜与磨镜 / 150
 芬芳盈香铺 / 152
 漱器店 / 154
 开古玩铺 / 156
- 馄饨担 / 160
 拾破烂 / 162
 街头缝穷妇 / 164
 吹吹打打闹翻天 / 166
 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 / 168
 堪称顶上功夫 / 170
 一刀斩断是非根 / 172
 打更破夜色 / 174
 卖花曲 / 176
 白塔桥边卖地经 / 178
 卖挖耳勺 / 180
 轿子稳如船 / 182
 女看护 / 184
 救火队 / 186
 邮驿传书历春秋 / 188
 “我是卖报的小行家” / 190
 擦皮鞋 / 192
 搬家公司 / 194
 走州过府灯草客 / 196
 锯碗锯盆锯大缸 / 198





三教九流行

目 录

- 起居注的撰写者 / 200
捕 快 / 202
太 监 / 204
刽子手 / 206
撂地练把势 / 208
微型马戏 / 210
走马耍解 / 212
源远流长的口技 / 214
变戏法 / 216
撂残局 / 218
镖局和走镖人 / 220
贩 马 / 222
操虫手 / 224
历传不衰的盗墓风 / 226
丐帮行 / 228
人人憎恨的扒手 / 230
猴戏亦堪赏 / 232
张帜杏林 业精岐黄 / 234
拆字 · 测字 / 236
吹糖人 / 238
拉洋片 / 240
幕府多奇才 / 242



文艺娱乐行



W E N Y I

Y U L E H A N G



梨园弟子 满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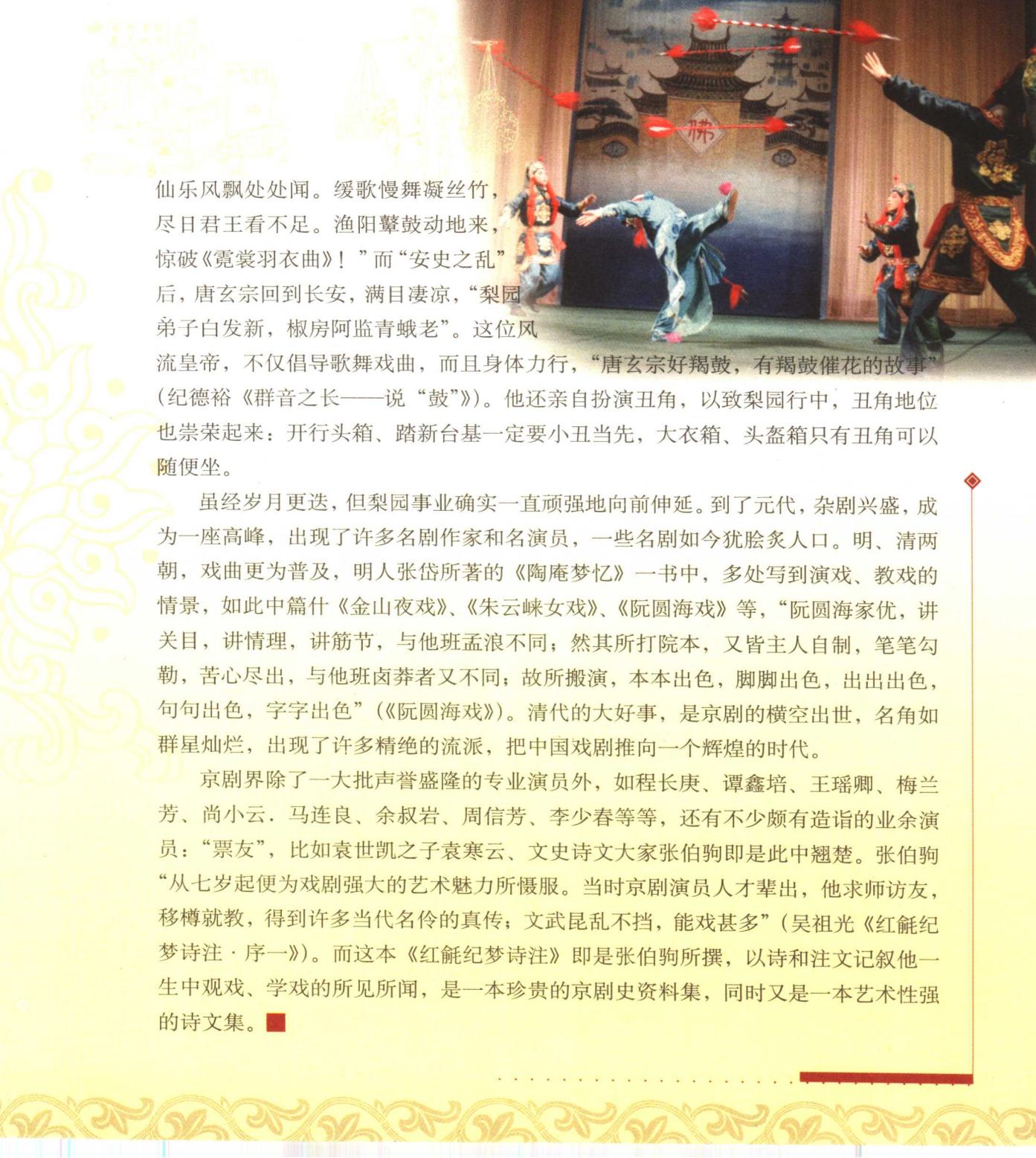
LIYUAN DIZI MANTIANXIA

在我国，常将戏曲演员与票友演唱的场所，称之为梨园。究其根源，与唐代的唐玄宗李隆基有关。当时的梨园，指离宫别殿里一个广植梨树的园子，是专供帝、后、皇亲和贵戚们饮宴、游乐之处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梨园共有两处：一个在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，有广场，兼可拔河、打球；另一个在蓬莱宫侧宜春院，其中分设男女二部。唐玄宗是个酷爱歌舞、戏曲的人。对其大力倡导，并选定梨园作为活动场所。

唐代宫廷舞曲，分为“立部伎”（站在堂下演奏的乐工）与“坐部伎”（坐在堂上表演的乐工）两种，此中“坐部伎”技艺高于“立部伎”。唐玄宗特邀三百名“坐部伎”和几百名宫女，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，培训演艺人，一时间笙歌拂耳，人才辈出，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。因梨园首创歌舞戏曲班子，故后世将戏曲演员称之为“梨园行”或“梨园弟子”；几代人都演戏的家庭，则名曰“梨园世家”。

在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中，可以看出当时宫廷歌舞戏曲的盛况：“骊宫高处入青云，





仙乐风飘处处闻。缓歌慢舞凝丝竹，尽日君王看不足。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！”而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玄宗回到长安，满目凄凉，“梨园弟子白发新，椒房阿监青蛾老”。这位风流皇帝，不仅倡导歌舞戏曲，而且身体力行，“唐玄宗好羯鼓，有羯鼓催花的故事”（纪德裕《群音之长——说“鼓”》）。他还亲自扮演丑角，以致梨园行中，丑角地位也推崇起来：开行头箱、踏新台基一定要小丑当先，大衣箱、头盔箱只有丑角可以随便坐。

虽经岁月更迭，但梨园事业确实一直顽强地向前伸延。到了元代，杂剧兴盛，成为一座高峰，出现了许多名剧作家和名演员，一些名剧如今犹脍炙人口。明、清两朝，戏曲更为普及，明人张岱所著的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，多处写到演戏、教戏的情景，如此中篇什《金山夜戏》、《朱云崃女戏》、《阮圆海戏》等，“阮圆海家优，讲关目，讲情理，讲筋节，与他班孟浪不同；然其所打院本，又皆主人自制，笔笔勾勒，苦心尽出，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；故所搬演，本本出色，脚脚出色，出出出色，句句出色，字字出色”（《阮圆海戏》）。清代的大好事，是京剧的横空出世，名角如群星灿烂，出现了许多精绝的流派，把中国戏剧推向一个辉煌的时代。

京剧界除了一大批声誉盛隆的专业演员外，如程长庚、谭鑫培、王瑶卿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马连良、余叔岩、周信芳、李少春等等，还有不少颇有造诣的业余演员：“票友”，比如袁世凯之子袁寒云、文史诗文大家张伯驹即是此中翘楚。张伯驹“从七岁起便为戏剧强大的艺术魅力所慑服。当时京剧演员人才辈出，他求师访友，移樽就教，得到许多当代名伶的真传；文武昆乱不挡，能戏甚多”（吴祖光《红毹纪梦诗注·序一》）。而这本《红毹纪梦诗注》即是张伯驹所撰，以诗和注文记叙他一生中观戏、学戏的所见所闻，是一本珍贵的京剧史资料集，同时又是一本艺术性强的诗文集。■

京剧 名琴师

JINGJU MINGQINSHI

张伯驹生前所著的《红毹纪梦诗注》中，以诗高度赞美曾经与谭鑫培、梅兰芳合作过的名琴师徐兰沅：“腔调谭梅知最深，戏材积似等身金，不来兰竹轩中看，谁解胡琴是八音？”

京剧演出前，在打字幕时，除打出什么演员扮演什么角色之外，还有琴师和鼓师的名字是必须示之于众的，称之为“操琴”与“司鼓”，可见这两个行当的崇荣地位。

京剧名角一般都有自己的专职琴师，也就是说这位琴师只为这位名角（包括与名角在台上配戏的人）伴奏。他与名角的关系十分亲密，多在师友之间，平日也常在一起切磋。

优秀的琴师，熟悉京剧的各个行当、各个流派的唱腔特点，曲谱烂熟于心，指法极为老到，这还只是必备的“常态”。如果他长期与一位名角合作，对于名角的心性脾气，更会时刻关注。演出之前，琴师要观察出名角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，嗓子在没在家（嗓子是否正常）。如果名角心情好，嗓子“在家”，兴许某个小腔儿就翻高了唱，也可以多拖上几板；反之，可能该翻高的也会走平，该拖腔儿的会匆匆结束。琴师拉琴得“贴”上去，这就需要在平常所备“准稿子”之外，还得备“小稿子”，以应付各种变化。

另外，琴师要看名角在什么戏园子演出，不同戏园子的观众有不同的口味，在伴奏时要迎合观众的喜好。还要注意舞台上与名角配戏的是哪些伙伴，他们属于哪

个流派，伴奏时要能够区别开来，不能强求一致。

琴师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：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借故“脱场”——突然不来伴奏了；不能在伴奏时“阴”自己的“角儿”，弄得琴声与唱腔格格不入；不能不顾剧情，在拉过门时炫耀自己的演技，与“角儿”争彩。

马派琴师李慕良，生于湖南长沙，其父李赶三是名丑角。李先是学老生并操琴，后来变声倒仓，便在京胡上狠下工夫。1935年马连良赴长沙演出，经人推荐，收李慕良为学生，以后又成为马的专职琴师。“慕良仪表儒雅，身着深色长衫，白衬衣的袖口卷起两道，满面春风，容光焕发，透出了‘精、气、神’。……慕良先生琴艺高超，可谓‘心手相印’，善于表达丰富的感情，他并不被动地托腔保调，而是有所创新”（周简段《马派琴师李慕良》）。

而著名京胡大师杨宝忠，也与马连良合作多年。他操琴不喧宾夺主，必等唱角博得彩声后，才在拉过门时拉些花腔。这样既主次分明，也给唱角以喘息的机会，极



尽衬托之能事。有一次，马连良在西长安街新新戏院演出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，前饰鲁肃，后饰孔明，由杨宝忠拉琴。演到蒋干盗书一折，鲁肃到周瑜卧室放置假书信时，并无唱腔，只有一些做派，极易冷场。而此时杨宝忠用胡琴拉“小开门”，施展绝技，过门越拉越快，与鼓板吻合，极为悦耳，然后由快转慢。这一切与鲁肃各种表情神态配合默契，博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（周简段《京胡大师杨宝忠》）。

好琴师讲究手上有一把好胡琴：名贵的紫竹做琴杆，黄杨木做琴轴；当然更重要的是音质好。老北京的琴师都喜欢用史善朋做的京胡，“声音高亮，又圆润松甜；既宽厚，又集中充实，确实手艺不凡”（周简段《制琴高手史善朋》）。

湘潭古城曾有一位湘军后裔、京剧名票郭文蔚，家道殷实，年轻时在上海读书，曾请当过谭鑫培琴师的陈彦衡业余为他拉琴吊嗓，因而进步极快。郭老是学谭派先生的，他说：“陈先生拉琴，衬、托、垫、带，严丝合缝，让人唱起来一点也不吃力，确实是炉火纯青。”

我与郭先生相识于二十多年前，当时他已是高龄，却组建了一个业余“振兴京剧团”到处义演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有好琴师，他还可以唱谭派的重头戏。可惜没有，也就只能演一些唱功轻微的角色了。

郭先生已于十年前辞世，我想在另一个世界，他一定会找到与他合作过的名琴师，意气风发地高唱他所挚爱的“谭腔”！



京剧名鼓师

JINGJU MINGGUSHI

宋学琦在《谭鑫培的艺术生平》一文中说：“谭鑫培唱腔的革新创造是离不开场面的合作者的，是和名琴师梅雨田、孙佐臣，名鼓师李五等的音乐创作分不开的。谭鑫培就曾准确地说过：‘琴师与鼓师是演员的左膀右臂。’”

张伯驹在《红毹纪梦诗注》中，专门有一诗称颂名老生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，可惜他后继无人。诗云：“余派鼓师独此存，莫应檀板对金樽，津门弟子无人继，只合排场地下魂。”杭子和司鼓，到底好在哪里呢？内行评说：他的鼓，打得非常简洁，键（鼓棰子）无虚发，一下就是一下，恰恰打在演唱者的节骨眼上。鼓师的重要，还在于能渲染舞台演出的气氛，烘托演员的感情。

杨宝森唱《空城计》，饰诸葛亮，在听到探子来报，马谡失守街亭，司马懿大军随至的消息后，先是心中一阵慌乱，接着强自镇静，想出亲上城楼故弄玄虚以退敌的妙计，但内心的情绪依旧是复杂的。在离帐走向城楼的过程中，有大段的“摇板”，属于紧打慢唱。此时，杭子和的鼓，记记都打在演员的心上，衬托出诸葛亮孤注一掷，未卜吉凶，又无法告人犹故作散淡之态的矛盾心理。

锣鼓有“锣鼓经”，简称“锣经”，名称有：扭丝、水底鱼、急急风、长捶、短捶、四记头、九捶半……。打“急急风”，一定是场面上有急事要赶往的情景，如《空城计》中，赵云接到诸葛亮的召唤，马上前来驰援的那两个过场。诸葛亮听到司马懿的大军离西城只有四十余里，而城中只有老弱残兵，最初焦急地来回踱步的一刹那，鼓师打的是“乱捶”。高明的鼓师熟谙“锣经”，还能随机应变加以运用，方为